

# 最后一个士兵

王小枪◎著

乱世中的士兵『困途』

——再次展现日寇投降后的社会动荡，一个草根士兵的真实历程！



台海出版社

# 最后一个士兵

王小枪◎著



台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最后一个士兵 / 王小枪著.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168-1209-9

I. ①最…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6 ) 第302991号

---

### 最后一个士兵

著 者: 王小枪 著

责任编辑: 戴 晨

版式设计: 李 青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41652 ( 发行, 邮购 )

传 真: 010-84045799 ( 总编室 )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mailto: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191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209-9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小逃兵·····	126
进山记·····	114
剿匪了·····	102
喜相逢·····	089
遇匪记·····	077
打黑枪·····	065
偷鸡贼·····	052
通缉令·····	039
穿城记·····	027
解放了·····	014
楔子·····	001

尾声·····	256
抓耗子·····	247
不逃了·····	235
杨排长·····	222
殊死搏·····	214
逃亡记·····	201
成亲记·····	188
连窝端·····	168
三岔口·····	152
翻身了·····	139

## 楔子

1948年9月20日。

北风撒着欢地吹卷咆哮，如同猛兽的舌头，恨不得从每个人身上卷掉一层皮肉。东北的冬天来得早，一过完中秋节，就得换上小夹袄，早晚出门，五指可不敢露在外面，一不小心就冻得硬邦邦，像江米条。

但此时空旷的操场上，一个连的士兵仅着单衣站着，瑟瑟缩缩地夹着脖子。都说国军吃得好穿得好，可眼下士兵们仍穿着春秋的军装，被风一吹，单薄得好像一层纸。

商大器站在人群中间，埋头暗自盘算，大前天刚过完中秋，本该是阖家团聚的日子，也不知道老娘一个人在家过得咋样，吃上月饼没有。

一想到孤身一人留在家里的老娘，商大器就在心里日娘捣老子地骂了起来。

自己活了二十多年，其中一多半的时间都在盼着日本人滚出东北。活在夹缝里不容易，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抗联还是东北

军残部，哪怕是山上的土匪、抗日的流寇，什么人他都打过交道了。这好容易挨到了小鬼子投降，以为好日子要来了，商大器却被国民党抓来当壮丁！

被抓的那天夜里，商大器刚给老娘洗完脚，手里端着一盆洗脚水正要出去，国军就踹翻门板冲了进来。商大器手里的那盆洗脚水兜头盖脸地泼洒了一地。他没顾上回头看老娘一眼，已经被三四个兵按头的按头、抓膀子的抓膀子地拎了出去。

商大器不怕死，但他不想当兵，自己走了，家里的老娘没人照看。临到被塞进卡车的时候，商大器还在惦记着，那一盆水全都洒了，老娘半夜要起来解手，可千万别摔了跟头。对，便盆，便盆还没给她老人家拎进来呢。

莫名其妙的，一夜之后，商大器就成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七军第二九五师二一八旅的一名步兵。队伍没发枪，只发了件军装，破破烂烂的，送到鼻子跟前还能闻到一股子血腥味儿，八成是从死了的士兵身上扒下来的。

听说要打内战，商大器一进营，就找老兵打听什么时候开战。

“打仗？打个屁！”那人论军龄是老兵，可年纪比商大器还小。小老兵稚嫩的小脸笑着：“要说咱爷们儿就是投错了胎，在哪儿不好，非得生在东北？全国上下，就东北的共军兵力比国民党壮，整个儿东北九成九的地盘儿都是东北野战军的。”

九成九？商大器一听这数字，就觉得自己是跳进了火坑。他不甘心地问道：“那剩下一成是国民党的？都在哪儿呢？”

小老兵指着墙上破旧的地图，手指头从偌大的东北地图上划过，指着上面三个不大点儿的小圆圈：“在这儿呗。”

商大器一看，三个地方，长春、沈阳、锦州，鼻子不挨鼻子、

眼不贴眼，在地图上都隔着老远，别说打仗，这东边打起来请求支援，西边的要赶来怎么得半年。

合着国民党被塞进了这么三个小圆圈儿里，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了！商大器直晃脑袋，这仗没法打，打了就是送死。

连商大器都明白的道理，上头戴大帽子穿大皮鞋的长官自然更明白。故而这壮丁被抓过来了，就是天天跑操训练，没人提起打仗二字，仿佛这是个不可提起的禁忌。

但今天是个特例。天还没亮，有人就在外面嚷嚷着集合。商大器以为是要打仗，顿时变得比谁都积极，披着衣裳就跳下了床。

商大器可不是想打仗，他有自己的小九九。他自打被抓来之后，一直关在营里，高墙高窗，是个苍蝇都飞不出去一只的鬼地方。但要是打起来就不一样了，队伍一出去，浩浩荡荡这么多人，谁能顾得上自己？到时候，商大器就可以两脚抹油。

溜！

商大器就一个心思，回家照看老娘。自己的爹走得早，是老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了他，天塌下来他都不管，只管让他老娘吃饱喝好，哪怕当逃兵！

头一个冲出去的商大器也不顾北风呼号，如同刀子在脸上刮。他站得笔直，双眼放光，满脸迫切，只比等着喂食的狗少一条满处乱晃的尾巴。

可这么等了两小时，仍未等来队伍开拔的消息。太阳被棉被似的云给盖住，天阴得好像傍晚五六点，好不容易盼着太阳冒出点儿头，商大器便看到前方的营房里出来了几个人。

小碎步走在前面的是两个兵，猫着腰弓着身，手里还拎着个血淋淋的东西，似乎还挺重，俩人拎不动，干脆在地上拖着。



跟在后面不徐不疾走着的是个长官。商大器认识这人，上尉齐南征，商大器被抓来的头一天就有人告诉他，在这营里惹谁都别惹齐南征，他可是这营里最大的官儿。

等齐南征油光锃亮的靴子落在操场正中央时，前面那两人也停下来了。俩人一松手，那血哧呼啦的东西就掉了下来，在地上打了个滚。商大器心说该不会是上尉心疼他们已经数天未见油星，跑到山里打野食去了吧。

他正纳闷儿时，就见那东西翻了个身，四肢缩在地上，屁股朝天。这姿势虽不雅观，可商大器好歹认出了这是个人，尽管已经被打成了血葫芦。

齐南征在地上一跺脚，地冻得邦邦硬，靴子一踩嗒嗒响。齐南征嗓门儿豁亮地吼道：“立正！”

底下的兵动了动，也甭管是不是立正，好歹是给上尉这声口令一个回应。齐南征很满意，在前面说了一气。

商大器冲着脖子看了一眼，看不清齐南征，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前面有人窸窣着把话递到后面，商大器才知道，原来前面这血葫芦是个逃兵。

“昨晚上后半夜跑的。这俩傻狍子，刚跑就让人发现了，上尉亲自带人去逮的！一个当时就死了，听说被上尉一枪轰掉了半拉脑壳子，脑浆子都呼了一地。”左前方的小老兵一边说，一边转过头，砸吧着嘴发表评价，“还剩这个啊，我瞅着还不如死了痛快！谁叫咱齐上尉最最最、最恨的就是逃兵！”

小老兵连说了好几个“最”字，说得咬牙切齿，小脸儿都有点儿狰狞，好像恨不得上去把那逃兵捅一刀似的。

商大器不动声色，心里得意地“哼”了一声，要是自己逃跑，

肯定不会被抓住，尤其不会在夜里被抓，他从小在山里讨生活，一打猎就在山里猫上几天几宿，想抓到他，那可难着呢。

人头涌动处开始有了动静，在齐南征的命令下，前面的兵排着蛇一样的队伍开始往操场上走，不是直着走过去，而是绕了一圈儿横着过去的，好像生怕挡住底下那群兵的视线。

士兵排队在齐南征等人身边不远处站稳了，就看齐南征从腰间翻出来一把短刀递了出去。

这短刀在士兵们的手里一个传一个，接到短刀就等于接到一项任务——拿这短刀对地上的逃兵捅一刀。

本来还叽叽喳喳、交头接耳的兵一下就都不说话了，瞪眼看着前方，只见头几个兵犹豫不决不敢下手，齐南征怒喝了两声，后来干脆举起枪对准了小兵的脑袋，谁不捅，就崩谁，没干逃兵的事儿，也躲不过逃兵一样的下场。

商大器此时一下变得耳聪目明起来，他眼睁睁看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刀背上有血槽，刀子拔出来了，血还顺着刀尖儿往下淌，隔着两排人，他甚至听到刀子在紧实的皮肉里进进出出，发出“噗嗤”一声。

绝啊，真绝，这是杀鸡给猴看！商大器咽了口唾沫，他在自己的逃跑计划上又加了一条，要是跑不掉就给自己来一刀，可不能让更多人提刀扎自己屁股！

前面的兵还知道怕，后面的都麻木了，面无表情地接过刀、扎进去、拔出来、递给下一个，他们不看逃兵，甚至不听他的呻吟，仿佛捅刀的时候都灵魂出窍，离开了才回过神来，权当梦游一场。

故而这速度也很快，几分钟，商大器前排的人也动了，又是几分钟，商大器已经来到了操场上，再过几分钟，刀子已经到了商大

器的手里，别说刀刃，就连刀柄上都是血，商大器接到手里，手心黏糊了一片。

咋办？

不捅？齐南征说了，不想捅的，就是想当逃兵，要当场击毙以绝后患。

捅？商大器探头一看，发现这个兵自己认识，就睡在自己隔壁的隔壁，昨天之前还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商大器不怕当逃兵也不怕捅人，他怕的是自己，怕这一刀捅下去之后，自己就没有逃跑的勇气了。

前面的齐南征不耐烦了，握着枪的手腕子转了转，商大器一咬牙一闭眼，将全身的气力都用在在这只手上才勉强举起刀。

豁出去了！

短刀横在头顶，血顺着商大器的袖口往下灌，地上突然响起“咕噜”一声，商大器正挥刀而下的动作不由得停住了。

守在旁边的兵蹲下身，一摸逃兵鼻头，忙抬头望着齐南征道：“报告上尉，死了。”

齐南征说要捅人，但没说死人还让不让捅，商大器的手就悬在半空，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地上的人快被捅成了一摊饺子馅儿，齐南征瞥了一眼便马上转移了视线，他挺了挺胸道：“还有没有人想当逃兵？”

下面齐刷刷地发出回应，商大器也想喊，可张嘴才发现自己已经没劲儿了。

两名小兵拖着血葫芦走了，地上落下不少碎肉，还有道长长的血痕。

齐南征也走了，双手背在身后，趾高气昂，对于今天的表演非

常满意。

待到他们刚转身，商大器手里的短刀就落在地上，“当”的一声还没响完，就被“噗通”一声响盖住了。

是商大器瘫在了地上。

人群不知道什么时候散了，天上飘下雪花，稀稀落落地洒满了商大器的肩头。

这场雪来得太早，仿佛是为那逃兵伸冤而来，雪倒是不大，可等商大器回过神来时，雪已经将他满头满脸盖得好像个雪人。

营房里进进出出，是到了晌午饭的时候，商大器吸了吸鼻子，闻不到饭香味儿，伸手摸了一把，才确定鼻子还在，他俩手撑地，筋骨都冻得邦邦硬，四脚着地从地上爬起来，手刚贴在地上，雪花化了一片，手掌里湿淋淋的。

商大器拖着脚步进了营房，一个小兵手里拿着饭盒，商大器看了一眼被磕得凹进去一块的饭盒，面无表情地到了小兵面前，“这是我的。”

话刚说完，盛着一盒土豆熬白菜的饭盒已经到了商大器手里，他手冷，觉不出烫，捧着饭盒就坐在一边发呆，也不知道汤汤水水正顺着手腕往袖口里灌。

“啥玩意儿嘛！不就个破饭盒！”小兵嘀嘀咕咕骂了两句，看到商大器的脸突然愣了，“哎？这不是商大器吗？”

被小兵扯了下袖子又拍了下肩膀，商大器才回过神，盯着眼前的人，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但这人，他不认识。

“咋啦？我家就住你家前面那屯子，我大娘住你家隔壁，你老舅死的时候还是我去抬的棺材！”

许是有吧，商大器觉着眼熟，可他心思正乱着，哪儿顾上拉家常。

小兵却是他乡遇故知，越说越兴奋，恰逢刚被抓了壮丁，正愁着没个靠山，凑到商大器身边套近乎，商大器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直听小兵说到前两天才经过他家，商大器的眼睛突然亮了。

那眼神，就像几日没打食的狼见到了羊崽儿，商大器将饭盒扔在一边，探身就贴上了小兵胸前，吓得小兵肩膀一哆嗦。

“你可见着我娘了？”

小兵松了口气，乍看这架势以为商大器要把自己吃了，可说起商大器的娘，小兵又是心口一酸，萝卜似的小脑袋也歪着垂下来了。

“见了，”小兵的眼睛四下乱转，就是不肯看商大器，“我大娘隔三差五给她送些吃的，说是家里米缸已经见底了，眼看着要过冬，不囤点儿萝卜白菜，冬天里怕是不好过。”

小兵的声音越来越小，商大器不得不把耳朵贴在小兵嘴边，就听小兵最后用几不可闻的声音道：“说是染了风寒，还不知道咋样了。”

窗外北风呼号，破窗棱被吹得直呼扇，一股凉风从窗缝里钻进来，直卷着商大器的脖子往衣服里溜，前胸后背都是一片冰凉，商大器冷得哆嗦了一下，整个人好像站在云端——飘飘忽忽的，脚下没劲儿心里没底儿。

饭都吃不上了？

自己走时，倒是还有些余粮，可按日子算也是差不多了，老娘手头没钱，小脚老太太一个，真是断了粮，她到哪儿去找粮食？

还染了伤寒？

这伤寒说大可大，说小可小，但就是二十来岁的壮小伙子都要病上一阵子，何况自己那已过花甲的老娘。

老天爷不留活路的时候可真真是把人往死里逼，商大器此时就一个心思——好歹让自己看上老娘一眼。

心扑通扑通的，好像只笼子里的鸽子挣扎着想往外冲，恨不得冲破胸口飞出去，商大器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地上来来回回打转，身边的人说什么都好像苍蝇叫，“嗡嗡”的恼人，可说了些什么，商大器都听不进去。

不行，得跑，无论如何都得跑，商大器在这营里一时半刻都待不住了，老娘生命垂危，就像风里的油灯火苗，商大器急着去护那团火，老娘就是自己的命，要是没了老娘，自己还留着这条命干吗？

心里越急脑子就越乱，商大器让自己沉住气，一摊浑水似的脑子也渐渐静下来。

要跑，就先琢磨出怎么个跑法。

营房的外墙倒是有个洞，前阵子卡车撞的，那两个逃兵就是从洞里跑出去的，可眼看着刚出事儿，必然是重重把守，可除了这大洞，整个营房就好像个铁牢笼般严丝合缝，密不透风……

房门突然被人推开，夹杂着风雪卷进来，齐上尉的副官探头在门口冒出半个脑袋，随手一指里面的兵，“晚上来俩人，把尸体运出去埋了。”

运尸体出去？商大器不在乎到底是运什么，光听“出去”这两个字儿，他就觉得眼睛放光，只要能出去，哪怕当尸体他也乐意！

哎？对！就是当尸体！商大器决定了，自己今晚就要扮作尸体“溜”出去！

运尸体这活儿听着就晦气，没人乐意去，商大器也躲得远远的，没办法，两个刚入伍的小兵被点了名，俩人愁眉苦脸，商大器却是在心里叫好，小兵好，小兵没见过大场面，胆子且小着呢！越是胆小，就越容易捅娄子，可这娄子不就是为自己准备的吗？

下午，商大器不动声色地跟着队伍训练，面沉如水，心思却好

像开了锅的热水，咕噜咕噜地直冒泡。

好容易等到天色渐渐暗下来，商大器晚饭时吃了两大碗熬白菜。

白水将白菜煮得稀烂，丁点儿滋味都没有，比猪食还不如，商大器却呼噜呼噜地直往肚子里塞，给自己灌了一肚子热乎乎的食物后，商大器将碗一放，挠着脖子大声嚷嚷道：“我去上茅房，有谁一起去的没有？”

商大器一边说，一边憋出来一个响亮的屁，狭窄的屋子里臭气熏天，本就天冷，没法开窗透气，饭菜味道和屁味儿混杂在一起，众人立马齐刷刷地高声怒骂商大器缺德。

“去去去，有屁滚出去放！我们还没吃完呢！”有人嚷嚷起来。

在众人的嬉笑怒骂中，商大器咧着嘴往门外走，掀开厚实的棉门帘，商大器置身于黑暗中，嘴角的笑意被风吹散，转眼间变成了一副肃穆凛然的面貌。

商大器在茅房绕了一圈儿，贴着院墙溜到了后院，两具尸体就躺在墙边的一棵大树下。

寒风呼啸，仿佛厉鬼的哭嚎，商大器吞了口口水，腿肚子有点儿转筋，说他是兵，却也是头一次见到死人。

两个逃兵直勾勾地躺在地上，身上盖着破麻袋片，风一吹，那麻袋片忽闪忽闪，仿佛有人下面喘气。

商大器的脚好像在地上生了根，各种各样的想法在脑袋里拉扯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直到老娘那满脸皱纹的面容浮现在商大器眼前……

“娘，今年可是你六十大寿，不管咋地也得给你好好操办操办！”

“还操办啥呀，”老娘嘴上这样说着，却挡不住笑意从脸上透了出来，她将两鬓的白发往耳朵后面拢，顺手摸了摸商大器的脸，“你

在旁边，娘就知足，娘啥都不要咯！”

“要办！往后六十六、八十八，儿都给你办得热热闹闹的！”

这是大年三十儿商大器给老娘许下的愿，话语声回响在耳边，他仿佛都闻到了那时老娘亲手包的饺子散发的香味儿。老娘生在秋末，眼看没几天就要到了，光是为了给她许下的这大愿，商大器也豁出去了！

干！是死是活就赌这一把，活人还能被俩死倒儿给吓着了？

商大器把心一横，两步就到了逃兵的尸首面前。

两具尸体，一个被他们扎成了血葫芦，另一个没了半个脑袋，商大器摸着那血葫芦的身子，衣服破破烂烂沾满了血，天一冷，连血带肉都冻在了衣服上，商大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那衣服扒下来，二话不说就往身上套了一气，顺手又抓了两把带血的泥巴往脸上蹭了蹭，商大器估摸自己这德行，碰上活人也能生生把人家吓死。

将那扒得精光的死倒儿拖到墙角，商大器拽来几把柴火将尸体盖了个严严实实。

一切准备妥当，只等自己去“死”了，商大器踮着脚往前院看了一眼，晚饭吃得差不多，估计那两个小兵也快来了，他抓起麻袋片往身上一盖就躺在另一具尸体身边。

权当是睡一觉，想到睡醒就能见到老娘，哪怕是让他在坟地里睡一宿，也算值了。

耳边静悄悄，除了风声还是风声，商大器透过麻袋片的缝隙往外看，头顶上的树影摇晃，枯败的枝杈好像鬼手张牙舞爪，远处有细碎的脚步声时远时近。

等商大器冻得浑身硬邦邦时，终于有一阵脚步声向他这边走来。

“倒霉！倒了八辈子血霉！”



“你可别叨叨了，赶紧送完了好回来睡觉！”

到近前的不光是那两个小兵的说话声，还有一阵摇曳的灯光，是为首的小兵手里拎着马灯，灯被他顺手挂在树上，正照在商大器的头顶，他立马屏住呼吸，将眼睛也闭得死死的。

临闭眼的瞬间，商大器见到小兵的脸在自己眼前一闪而过，随即就感觉身边的尸首被拖动起来，两人“嘿咻”、“嘿咻”喘了两声，只听“嘭”的一声响，尸首已经被扔到了平板车上。

很快，又是一只手颤颤巍巍攥住商大器的脚腕，另一个扯着他的脑袋，商大器浑身吃痛却不敢叫，只能硬生生绷着肩膀忍耐，身子被扔麻袋一样扔上了硬邦邦的平板车，木板撞得商大器半边身子都麻了，他的身子就这么和那具死尸乱七八糟地缠在一起，手搭着手，腿绊着腿，活似正在抱团。

小兵也不敢多看，两人一前一后推着平板车，出了高墙大院的营房，经过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下了坑坑洼洼的土坡，最终停在了城外的乱坟岗。

“我说，”小兵放下车，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还埋么？我觉得别埋了吧？反正又没人来检查！”

经过这一路颠簸，商大器已经憋得快背过气去，听到这话就觉得心里松了口气。

谁知对面的小兵却叹了一口气：“拉倒吧，还是埋了呗，不花几个力气，好歹是战友一场，这么扔下，你也不怕人家梦里找你！”

商大器的心啊，跌宕起伏得比刚刚的山路还厉害，只觉一双手攥住自己的脚腕，直将自己往车下拖，商大器从脑门儿到胸口，被撞得七荤八素。

地上又冷又硬，也不知是石头还是碎骨，两个小兵随便在地上